

我爱北京

WO AI BEI JING

舒乙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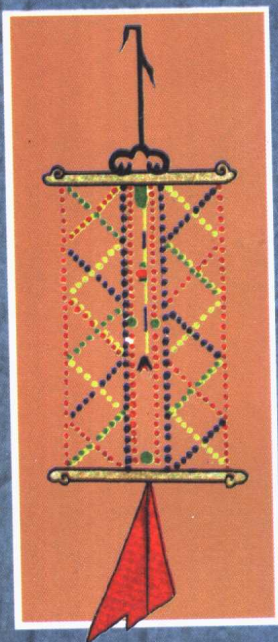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主编 / 胡小伟

策划 / 好风

闲聊丛书



闲聊丛书

我 爱 北 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爱北京/舒乙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2
(闲聊丛书/胡小伟主编)
ISBN 7-5057-1451-1
I. 我… I. 舒… 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619 号

书名	闲聊丛书——我爱北京
作者	舒 乙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河北省新华书店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省香河第二印刷厂
规格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0 万字
版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定价	115 元 (全十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总 序

胡小伟

大约在友侪中薄具“聊”名，有了这个选题，朋友就非拉我“主编”，说也“抽抽你的懒筋。”著作者和出品人都是我的朋友，曾在不同场合中酒酣耳热，言笑宴宴。想来假此形式，各出机杼，济济一堂，也是一乐。只当做东，过一把“聊斋斋主”的瘾。但承诺是债，倒着实让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了一阵子。

“聊”(或“聊天儿”，“聊大天儿”)是京畿一带的词儿。东北人之谓“唠嗑儿”，上海人之谓“讲山海经”，四川人之谓“摆龙门阵”、“冲天壳子”，等等，都庶几近之。可见分布之广。其内容丰富而模糊，似乎包含着切磋、诘难、博闻、多识、捷辩、盘道、讲古、批评、议论、品鉴、幻想等多重混合意味，有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撞击，照说是社会生活中一种“虚实结合”必要的方式。带有极大的思辨特征和自娱性，以至很多人乐此不疲。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对思想文化的发展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无论“述而不作”，稷下学宫，兰亭雅集，还是论衡三教，鹅湖胜会，以至传承燭火之类，更不必说魏晋玄谈和唐宋以后的谈

禅，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聊亦有道。首先得博闻广见，始底蕴深厚；其次是立论新颖，则中气充沛；再次意兴遄飞，尽迭宕之妙；再次语言幽默，得流转之欢；然后心态平和，有从容之致。古人云：“不有学也不足谈，不有识也不能谈，不有胆也不敢谈，不有牢骚郁积于中，无路发摅，也亦不欲谈。”（《古今谭概》序）可见自有一套学问。友朋相聚，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侃神聊鬼，达意抒情，化雅为俗，变俗臻雅，大雅力透象牙之塔，大俗直抵市井之区。聊者纵横捭阖，固然自得其乐，听者如座春风，不啻特殊享受，都是一种“化境”。回忆记事以来所得常识掌故，倒有一小半儿来自听人闲聊。

难得的倒是闲。生活压力，都市节拍，信息社会，消费诱惑，都催促着你一溜小跑，难以止步。善钓者会告诉说，激流边回水，瀑布下深潭，才是下竿之处。舒缓紧张，品味人生，静心养学，就需善自调剂，一闲对百忙。聊就是其中一法。

此番约来的各路聊主儿，所专非一，聊风各异。或睿智见长，或新异取胜；或禅机忽现，或单刀直入；或侃侃而论，或娓娓道来。对拈花示以微笑，当棒喝奋然醒悟，聆警语不觉深思，闻隽言报之捧腹，读者若有逸致闲情，把来一读，自能各取所需，得其所哉。

自序

我没有想到，把我这些年拉拉杂杂写的关于北京的文章凑在一起，居然可以编一本专门的小书。

就叫《我爱北京》吧。

在“我爱”和“北京”中间空一格，有如加一个乐谱上的休止符，便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两层意思：那个“爱”字可以当动词用——我爱北京；也能当名词用——我的爱，北京。

从内容上和形式上看，文章大体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比较写实，写北京的景物、人物、文化、传统；另一部分，是以实带虚，发表一些关于北京的议论，包括批评和建议，偏重于北京的文物保护和文化建设。

这两部分的共同之外是它们的时代性和现实性。我谈的都是今天的事。我写的北京是20世纪末的北京。

由于针对性比较强，发表后，其中的四篇文章先后得了奖，譬如《最美最雅的装点》、《北京啊，你真挤》、《顶小顶小的小羊圈》、《北京文化也学学上海》。不是文章写得如何不得了，估计

大概是有参考作用罢了。这当然使我感到很欣慰，觉得毕竟没有白写，尤其使我高兴的是，是有志同道合的同志和知音。

我始终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好北京城的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保护好四合院和胡同的格局，以及数千计的珍重文物单位。

这是此本小书的“核儿”。

我最近曾在伦敦街头一天之内连续步行了六个小时。使我无限感慨的是，所到之处，无须多判断，便知道英国人十分懂得保护自己的特点。那里到处是保护得十分完好的老房子，到处是历史人物的雕像，到处是文物保护单位，都挂着醒目的小牌牌。他们不肯轻易用新建筑去代替老建筑。我在唐宁街附近发现了一个用沙袋掩护起来的小门，十分破旧，旁边立着一个不小的牌子，说这是丘吉尔战时的办公室，已经辟成个小博物馆，供人参观凭吊。我在它面前沉思了许久。

北京的美丽，北京的文物，绝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关键是要懂得珍惜它。

天下的规律是一个，凡是属于自己的有人文历史价值的东西，都要精心保护起来；建筑价值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不是全部。毁灭它

们,就是毁灭自己的历史。消灭了个性,也就消灭了自己。

世界大同是技术和科学的趋同,却不是文化的大一统,恰恰相反,文化上的各自存异才是世界大同的前提,只有那样,彼此才能尊重,才能交流,世界才能多采。

我多么不希望北京城现代化的代价是消灭一个有特点的历史文化名城。

所以,我要写我可爱的北京,写出北京的独一无二和无以伦比来。

我要写下去,写下去。

舒乙

1997. 11

闲聊丛书

责任编辑 / 诸生

我爱北京



舒乙 1935年8月16日生
于青岛，北京人，满族，苏联
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大学林产
化学工艺系毕业，曾任研究实
习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1978年起从事业余创作，1984
年调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
现任常务副馆长。著有《散记
老舍》、《老舍》、《父亲最
后的两天》、《关坎和爱好》、
《我的风筝》、《小绿棍》、
《梦和泪》等书。

目 录

自 序

都市精灵

1. 都市精灵 (3)
2. 最美的就在这儿 (8)
3. 废寺 (13)
4. 洋日晷 (19)
5. 又见一座北京古桥 (22)
6. 从景山顶上往下看 (26)
7. 老舍爱北京的启示 (31)
8. 脚档案的启迪 (36)
9. 晒水仙 (40)
10. 好好地玩——那也是好传统 (43)
11. 在改良中过年 (49)
12. 喝豆浆看心态 (51)
13. 让鸽子成为北京一景 (55)

- 14. “还会飞回来”..... (59)
- 15. 北京人盼着刮风 (62)
- 16. 最美最雅的装点 (65)

血脉相承的回音

- 17. 幽幽小院——寻找冰心旧居记 (73)
- 18. 顶小顶小的小羊圈 (77)
- 19. 他想有个家——记老舍北京丰盛胡同故居
..... (82)
- 20. 大爷？大爷！ (96)
- 21. 血脉相承的回音 (100)
- 22. 北京二金 (114)
- 23. 凌叔华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124)
- 24. 戏曾是她的生命——记叶子 (130)
- 25. 交叉点的人——英若诚 (137)
- 26. 一个可爱的大作家 (148)

北京你好

- 27. 北京啊，你真挤 (155)
- 28. 四合院、轮廓线、标志性建筑 (161)
- 29. 宝物归位——发起一场圆明园失散物回老家
运动 (167)
- 30. 北京文化也学学上海 (172)

- 31. 过去也有可爱的——挖掘、保护和发扬北京
文化中的环保因素 (177)
- 32. 再次呼吁保护北京四合院和胡同
..... (188)
- 33. 贵在有空儿 (192)
- 34. 重彩描绘北京的文化布局 (194)
- 35. 谈老舍著作和北京城 (200)

都
市
精
灵

都市精灵

我工作的地方以前是清朝太后们的行宫，里面有一个古树苍天的大院子，幽雅得很，现在由于游人稀少，常有鸟儿飞来栖息，最多的是喜鹊和灰喜鹊。喜鹊多是成双成对，而灰喜鹊则成帮成伙，一来就是一大群，它们高高地在树枝上跳来跳去，飞来飞去，叫来叫去，非常活跃。大概在现代楼群和车水马龙中，很难碰见这么一块净土，格外兴奋，不免流连忘返，为这座学府式的大庭院带来了一派生机和欢快，我常常带领国内外参观者站在树下指着鸟

儿们的嬉戏，说：“瞧，这是我们的一景！”

碰巧了，还能看见一只小松鼠。在北京，在喧闹繁忙的三环路旁边，居然有野生的小松鼠，简直是奇迹。它是打哪来的呢？太奇怪了。我常常感叹生物界生命力之顽强，于是我又常常说：“现代文学馆还有一宝，一只小松鼠。”听者无不惊讶，点头称赞，都觉得小松鼠长在北京城里真不容易。

其实，仔细观察，能发现，一年四季里，有许多品种的鸟会轮流光顾我们这个大院子，不过多半只是一只或一双，它们中有啄木鸟、百灵鸟、小黄雀、黄鹂，还有一种体型特别小巧的小鸟，只及小麻雀的一半大，歌可是唱得很好听。一听见它歌唱，我会立刻扔下笔，跑到院中去看它，听它那动人的鸣叫，以为是难逢的幸事。

冬天，在院中，在很高很高的枯枝上，白天，常蹲着一对硕大的乌鸦，连大嘴都是漆黑的。它们并不叫，呆呆地蹲着，居高临下地瞧着这忙碌的大城市，像两个孤独而寂默的旁观者。

现在，在北京，连乌鸦都久违了。几十年前，我小的时候，老鸹是北京一景。清晨，成群飞向城外，在乡下地里觅食，黄昏，成群飞

回城里，在城里类似万寿寺这种多树少人的深宫大院里过夜，数量之多，达到遮天的地步，一飞就是乌压压一大片，总有几百上千只，叫着闹着，给清冷的天际增添了一点无序的伴奏。它们很准时，人们按着它们飞出飞进的钟点劳作休息，倒真能起到生物钟的作用。我常为现在我院中的那两只大呆鸟感到难过，它们似乎已经没有了日升飞出日落飞回的习惯，大白天都蹲在城里无所事事，而且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大叫，老鸹不老呱了，怪可怜的。

其实，每座城市都应该有每座城市钟爱的小动物，而且形成传统，是它的一种标致和象征。

以鸟来说，麻雀、老鸹、燕子，是北京的最大众化的鸟类，多少年来，它们都陪伴着北京人生活，是北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空中伙伴。如今，老鸹和燕子在北京已经很稀有了，麻雀经过大围剿也元气大伤，都构不成北京的景致了，实在是非常的可惜。

我很羡慕如今的春城昆明，近年来那里每年春节前后都有成千上万只红嘴鸥由西伯利亚飞来过冬，成了昆明人的一大骄傲，年年都有电视报道。

我佩服上海人，他们开始在城市广场上放